

生态文学创作中的情感温度

□任林萃

从最初进入甘南采访，到《躬身》(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一年多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这次创作经历给我内心带来的震撼和激起的波澜却经久不息。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很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时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

对我来说，这些人物，不仅仅是我这部书中的主角，更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各个方面的代表。2015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开展了全域无垃圾行动。我对这个事件的了解和认知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真正深入甘南采访时，才发现事情根本不像我想象中那么简单。

原来，一个看似简单的事情，一个简单的动作，被更多的人长期坚持下来之后，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5年后竟拥有了神奇的意义，成为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躬身，已经远远超越了它自身的具象和最初的意义，变成了一种象征或隐喻，已经由一个身体姿态变成了一种精神姿态。如今，当人们再一次俯下身去的时候，最初的目标模糊了，却意外地发现有一些更加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人与自然之间有了更多的敬畏与和解，人与人之间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和谐。甘南人民不仅通过向自然躬身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创造了“五无”(无垃圾、无污染、无塑料、无化肥、无公害)甘南的奇迹，而且通过躬身，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回头看，当初的“全域无垃圾”行动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切口”，是事物进入深层次、大面积“裂变”的一种方式、一个“引信”。

为了挖掘甘南这场环境革命背后的精神动力，展示这场环境革命最真实的状况和细节，我决定花更多的时间，尽最大的努力，走到甘南州的各个角落，从一个真实的故事、人物入手，以不掺杂质的记录和发现，体现

甘南州和甘南人民在物质、精神层面的今昔变化，以构筑起一条尽可能生动、丰富的时空走廊。

其实，对纪实文学创作来说，每一次走心的写作都为作家自身学习、成长、探究事物本质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一个有出息的作家绝对不会轻视和放过这样的机会。随着采访的逐步深入，我不仅了解、掌握了很多过去并不了解的现实情况，关于生态保护，关于垃圾处理等问题，也都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甘南的生态建设经验告诉我们，所谓垃圾，在于它没有以适当的形式和用途存在于适当的场景中。比如，塑料袋没有用来装东西，而是任由它飞上了树；比如，粪便不在茅坑或下水道里，而是洒在了街巷上；比如，砖瓦不在墙体和房子上，破碎了，堆积在广场……当一个人向所谓的垃圾弯下腰的时候，就是对自己或对人类集体的某种过失以及不当行为进行反思和修正。

我常常想起作品中的那些人物。那个坚持要送我一件藏袍的卓玛加布，虽然一脸的憨厚，我却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智者，他似乎一生下来就懂得了施与得的辩证法。相信他为保护生态花出去的那么多钱、那么多精力，最后一定都能得到应有的回馈。还有那场环境革命的策划者、推动者和践行者，如果说他们确实有点不同凡响，我觉得那在于他们敢面对现实、面对问题，敢于担当和坚持。而这正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应有的初心和姿态。

甘南的成功经验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生态保护要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从现代文明的基准出发。生态保护如此，文化保护也是如此。尊重和敬畏的含义并不是仅仅让一切保持原来的样子或者回到从前，而是使其在现有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美好，达到一种更符合生命诉求和科学标准的、新的平衡。



春水
徐白一 作

读书也是读人

□艾英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

这句话说的是旅行和读书，已经被好多人引用。对于我来说，春天和秋天，最希望旅行；而冬天和夏天，最喜欢读书。忙里偷闲，读了一些新书、好书、闲书，稍微归一下类，我读的书有这样几种：

与书有关的书。《书香似故人》中，黄永玉、吉狄马加、马未都、吴建民、白岩松、濮存昕、蒋勋、陈履生、林清玄、王立群等众多名家的人生都得到书的启迪和开导、滋润和丰富，他们畅谈读书故事和经历、收获和乐趣。我从中间窥探他们宽阔胸怀和精神世界，感受阅读的提升力量和灵魂安宁。《大石缝镇的小书店》中，爱尔兰民歌歌手杰克、美国人种学博士韦奇奇夫妇在弗吉尼亚煤矿小镇开旧书店，不只提供书籍，也传播温暖和爱，成为当地社区中心。书店再小，也是精神圣殿；书籍再旧，也有灵魂之光。

与过去有关的书。《游走：从少年到青年》中，出生在胶东半岛海边丛林的作家张炜与那片绿野上的生灵有着血肉联系，离开后，他不倦地描绘故乡万物，缅怀那片天地，对外部世界的欲望和喧嚣提出质

疑，在天南地北、山区平原“行走”中，深感最感人的是遇见那些“大地上的文友”。文学滋养张炜的生命，他又用文学抚慰读者的灵魂。《只有记忆不会老》中，爬树、捉泥鳅、采蘑菇、跳皮筋、织毛衣、打酱油、写书、摸鸡蛋等乡村游戏，带人回到纯真的童年时代，勾起人们温暖的回忆和朦胧的梦想，长久地回味。

闲适的书。《闲读林语堂》描写林语堂的生活态度、婚姻和爱情、吃喝喜好、朋友圈，他的幽默、童心、多面性格，他在故乡的印记、看世界的足迹，构成鲜活、生动的元素，闲而不散，闲而有趣。《一饭一世界》记录白菜、老南瓜、煎红椒、板栗、春韭、田螺等寻常之物，变成原汁原味的家常菜和聚会美食，飘逸浓浓的生活气息和人间烟火味，是对故乡一份透明而隐秘的思念。

读书，读的是书，也是读人，更是在读自己，寻味、思考、感悟、梦想。

与书相伴的感觉，是美好的、舒畅的、幸福的。读书，探求生命本真和世界本义，增强面对世事无常的内在力量，心中一片温暖和安宁。



山河无恙 国泰民安

卓长城 作

拔去万累云间翔

□侯军

我的文学梦，在上小学时就开始萌生了：十三岁时，写出一部虽幼稚却不乏真诚的小说习作，算是我迈进这片梦想园林的第一步，也给了我此生必以文章立命的第一个台阶——试想一下，倘若没有这本少作“垫底”，我这个初中生怎么可能被《天津日报》看中，以十八岁不足“弱冠之年”而成为该报历史上最年轻的记者呢？说实话，我虽自幼就爱写作，却并不清楚当作家和当记者，其实路向和终点都不尽相同。既然一出道就迈进了新闻之门，那就只能是非常投入地一路走下去了。

转眼之间，四十多年过去，办报纸办杂志办微信公号，从天津到深圳再到北京，始终都没离开过新闻媒体这条大船。一直干到年过花甲，两鬓飞霜，前几年才离开了新闻岗位。偶尔于夜深更深之时，独自回顾初心，似乎还有一丝怅惘：少年时的文学梦似乎依然没醒；但现实却清醒地告诉我，那个前尘旧梦早已如断线的风筝，被放飞于天宇，远去无痕，再难追寻了。幸好，文学的“大观园”中还有一丛幽兰叫作“散文”，她成为维系着我与文学的生命连接的一根血脉。几十年间，从我笔下流出的文字何止千万言，但唯有散文是属于我的“自选动作”，是我在文字园林中开垦出的一小块“自留地”。虽说地力不足，收成很少，但我一直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心心念念，不肯忘怀。如今，人生已入秋景，回望一生行迹，春华秋实，颗粒自珍，我对这些从心中流出来的文字，自然是偏爱有加的，进而时常感叹：当初若能多拿出点工夫，来此园林精耕细作，那该多好啊！事实上，我的散文写作一直处于“业余”状态。不唯数量不多，质量也参差不齐，有些是“半成品”，还有些只是瞬间的一闪之念，抑或来去匆匆的一次采风之旅。这些文字之所以被珍惜，只因为它们是真诚信朴的，无矫饰，自打胸臆，既不想摆个姿势给人看，也不为传递什么高深的道理。这样的写作状态，于我而言，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文章贵真，无论是童真天真纯真，还是真情真率真诚，只要有真在，自然就与善、与美相去不远。而一旦失去这个真字，即便你写得再华丽再精巧再煽情，却总不免给人以“装”的感觉。为文者，可以写得不够好不够精彩不够漂亮，却断不可以“装”——文章一旦沾上这个“装”字，那还不如掷笔。

我自回归“田园”，身心顿如“拔去万累云间翔”，写起文章来也愈发感到轻松自如了。尤其是自五年前办起“寄荃堂”公众号以后，好像打通了另一条与社会与读者沟通交流的渠道，我手写我心，我文发我堂，确实大大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真没想到，当我离开传统纸媒之时，又赶上了互联网时代，让我的文学梦又有可能是插上新的翅膀，在浩瀚无垠的网络空间里重新飞翔。为此，我要感谢互联网，感谢那些生拉硬拽把我带进这个无形网络的年轻朋友们。

《雪霁》是我的第三本散文集。前面两本分别是1996年出版的《青鸟赋》和2006年出版的《收藏记忆》，两者时隔刚好十年。而这本《雪霁》却与上一本散文集相隔了十五年。由此足见，我在前文所感叹的“收成很少”，确是出言有据的。本书的书名《雪霁》取自书中的一篇文章，是应约为《人民日报》所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而作，后来还得了由中国作协和《人民日报》联合颁发的奖项。拿这篇文章来做书名，还有一层特殊的象征意味：四十年后忆写四十年前的一次采访，对我这个写了一生始终未曾离开新闻媒体这条大船的散文作者而言，不正是名实相符恰如其分么？感谢金耀基教授为本书写来充满鼓励和期许的序言，这篇序言本身就是一篇难得的美文——作为享誉中外的学者，金先生的散文也是独树一帜，其早年代表作《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等书，曾是我当年学写散文的“枕边书”。本书封面的木刻像，出自著名版画家王炜先生之手。年近八旬的王炜先生也是我的一位“忘年之交”，有他以笔为刀，颇其封面，平添了本书的艺术光彩。本书的书名为好友陈浩先生所书。本来我还设想了几个别的书名，譬如《晚樱》《残纸》《糊墙》之类。正当举棋不定之际，陈浩兄来京办事，我征询其对书名的意见，他二话不说，停杯索纸，大书此“雪霁”二字，掷笔言道：“就用这个！”其豪爽快意如此，自当在此记上一笔。